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西 遊 記

(十)

吳 承 恩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西遊記  
(十)

國學基本叢書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  
種百七集二第

西遊記  
第十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撰者 吳承恩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上海河南路

上海河南路

翁

◆D六四九

九七

(本書校對者林嘉深)陸

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真洞唐僧供狀

詩曰

修禪何處用工夫。馬劣猿顛連剪途。牢捉牢拴生五彩。暫停暫住墮三途。若教自在神丹漏。纔放從容玉性枯。喜怒憂思須掃淨。得玄得妙恰如無。

卻說唐僧四衆離了玉華城。一路平穩。誠所謂極樂之鄉。去有五六日程途。又見一座城池。行至東關廂。見那兩邊市肆喧譁。生意熱鬧。街衢中有幾個閑遊的浪子。見八戒嘴長。沙僧臉黑。行者眼紅。都擁擁簇簇的爭看。只是不敢近前來問。唐僧捏著一把汗。惟恐他們惹禍。又走過幾條巷子。還不到城。忽見有一座山門。門上有慈雲寺三字。唐僧道。此處略進去歇歇馬。打一個齋。如何。行者道。好好。四衆遂一齊而入。只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。對唐僧作禮道。老師何來。唐僧道。弟子中華唐朝來的。那和尚倒身下拜。慌得唐僧攙起道。院主爲何行此大禮。那和尚合掌道。我這裏向善的人看經念佛。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。託生纔見老師丰采衣冠。果然是前身修到的。方得此受用。故當下拜。唐僧笑道。惶恐惶恐。我弟子乃行腳僧。有何受用。若院主在此閒養自在。纔是享福哩。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。拜了佛像。唐僧方纔招呼徒弟進來。那和尚見了行者三人。慌得叫爺爺。你那高徒。如何恁般醜樣。唐僧道。醜雖醜。倒頗有些法力。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。正說處。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。先見的那和尚問道。老師中華大國到此。何爲。唐僧道。我奉唐王聖旨。向靈山拜佛求經。適過寶方。特奔上刹。一則求問地方。二則打頓齋飯。就行。那僧人

個個歡喜。又邀入方丈。方丈內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尙。這先進去的又叫道：「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。原來中華有俊的有醜的。俊的眞個難描難畫。醜的卻十分古怪。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。見畢坐下。茶罷。唐僧問道：「貴處是何地名？」衆僧道：「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。」唐僧道：「貴府至靈山還有許遠。」衆僧道：「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。這是我等走過的。」西去到靈山。我們未走不知還有多少路。不敢妄對。少時擺上齋來。齋罷。唐僧要行。卻被衆僧并齋主款留道：「老師寬住一二日。過了元宵耍耍去不妨。」唐僧驚問道：「弟子在路把光陰都錯過了。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？」衆僧笑道：「老師拜佛心重。故不以此爲念。今日乃正月十三。到今晚就試燈。後日十五上元。直至十八九方纔謝燈。我這裏人家好事。本府太守老爺愛民。各地方俱高張燈火。徹夜笙簫。還有個金燈橋。乃上古傳留至今。豐盛。老爺們寬住數日。我荒山頗管待得起。唐僧無已。遂俱住下。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。乃是街方衆信人等擺燈來獻佛。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。各自歸寢。次日齋罷。同步後園閒玩一日。至晚在元寺看了燈。又到各街上看燈遊戲。到二更時。方纔回轉安置。次日。唐僧對衆僧道：「弟子原有掃塔之愿。趁今日上元佳節。請院主開了塔門。讓弟子了此愿心。」衆僧隨開了塔門。唐僧拜佛禱祝畢。即將笞帚一層層掃畢。下來天色已晚。又都點上燈火。此夜正是十五元宵。衆僧道：「老師父。我們連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。今晚正節。進城看看金燈如何。」唐僧忻然從之。同行三人及衆僧進城看燈。正是那

錦繡場中唱採蓮。太平境內簇人煙。燈明月皎元宵夜。雨順風調大有年。

此時正是金吾不禁。亂烘烘的無數人煙。有那跳舞的。躑躅的。裝鬼的。騎象的。東一攢。西一簇。看之不盡。

卻纔到金燈橋上。唐僧與衆僧近前看處。原來是三盞金燈。那燈有缸來大。上罩著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。都是細金絲兒編成。內紮著琉璃薄片。其光晃月。其油噴香。唐僧問衆僧道。此燈是甚油。怎麼這等異香撲鼻。衆僧道。老師不知。我這府後有一縣名喚旻天縣。縣有一百四十里。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。府縣的各項差徭。猶可。惟有此大戶。甚是喫累。每家當一年。要使二百多兩銀子。此油不是尋常之油。乃是蘇合香油。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。每一觔值三十二兩銀子。三盞燈每缸要五百觔。三缸共一千五百觔。共該銀四萬八千兩。還有雜項繳纏使用。將有五萬餘兩。只點得三夜。行者道。這許多油。三夜何以就點得盡。衆僧道。這街內每缸有四十個大燈馬。都是燈草紮的。把裹了絲棉。約有雞子粗細。只點過今夜。見佛爺現了身。明夜油也沒了。燈就昏了。八戒在旁笑道。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。衆僧道。正是此說。滿城內人家。自古及今。皆是這等相傳。但油乾了。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。自然五穀豐登。若有一年不乾。卻就年程荒旱。風雨不調。所以人家都要這等供獻。正看處。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。說得些看燈的人。盡皆四散。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腳道。老師父回去罷。風來了。是佛爺降祥。到此看燈也。唐僧道。怎見得是佛來看燈。衆僧道。年年如此。不上三更。就有風來。知道是諸佛降臨。所以人皆迴避。唐僧道。我弟子原是念佛拜佛的人。今逢佳景。果有諸佛降臨。就此拜拜。多少是好。衆僧連請不回。少時。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。近燈來了。唐僧卽跑上橋頂。倒身下拜。行者認得。急忙扯起道。師父不好。必定是妖邪也。說不了。見燈光昏暗。呼的一聲。把唐僧抱起。駕雲而去。噫。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。積年假佛看金燈。說得那八戒沙僧兩邊找尋。行者叫道。兄弟。不須在此叫喚。師父樂極生悲。已被妖精攝去了。那幾個和尚害怕道。爺爺。

怎見得是妖精攝去。行者笑道：「原來你這夥凡人，累年不識，故被妖邪惑了。只說是真佛降祥，受此燈供。剛纔風到處現佛身者，就是三個妖精。我師父亦不能識。上橋頂就拜，卻被他弄暗燈光，將器皿盛了油，連我師父都攝去。我略走遲了些兒，故見他三個化風而遁。沙僧道：『師兄，這般卻如之何？』行者道：『不必遲疑。你兩個同衆回寺，看好馬匹行李，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。』說罷，急縱筋斗雲，起在半空，聞著那腥風之氣，往東北上徑趕，趕至天曉，條爾風息，只見一座大山，十分險峻。大聖在山崖上，正自找尋，又見四個人趕著三隻羊，從西坡下而來，口中一齊吆喝開泰。大聖仔細觀看，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，即掣棒下崖喝道：『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裏走？』四值功曹慌得現了本相，施禮道：『大聖恕罪，恕罪。』行者道：『這一向不會用著，你們都一個個懈怠了，通不來見我一見。你們怎麼不暗保吾師往那裏去？』功曹道：『你師父寬了禪性，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，所以泰極生否，樂極生悲。今被妖邪攝去，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著哩。吾等恐大聖不識山徑，特來傳報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既傳報，怎麼隱姓埋名，趕著三個羊兒，吆喝喝作甚？』功曹道：『設此三羊，以應開泰之兆，喚做三陽開泰，破解你師之否塞也。』行者問道：『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？』功曹道：『正是。正是名青龍山，內有洞名玄英洞，洞中有三個妖精，大的個名辟寒大王，第二個號辟暑大王，第三個號辟塵大王。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，他自幼兒愛食蘇合香油，當年成精到此，假裝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，設立金燈，燈油用蘇合香油。他年年到今月半變佛像收油，今年見你師父，他認得是聖僧，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，不日要割劓你師之肉，使蘇合香油煎喫哩。你快用心救援去也。』行者聞言，喝退四功曹，轉過山崖，找尋洞府，行未數里，只見那澗邊崖下有座石屋，兩扇石門，半開半掩，門旁立個石碣，上

有六字。卻是青龍山玄英洞行者不敢徑入。立定步。叫聲妖怪。快送出我師父來。那裏唵喇一聲。大開了門。跑出一陣牛頭精。呆鄧鄧的問道。你是誰。敢在這裏呼喚行者道。我是東土大唐聖僧唐三藏之徒弟。我師在金平府觀燈。被你家魔頭攝來。快早送還。免汝等性命。那些小妖急入內邊報道。禍事。三個老妖。正把唐僧拏在那洞中。教小妖剝了衣裳。清水洗淨。算計要細切細剉。著蘇合香油煎喫。忽聞得報聲。禍事。老大著驚。問是何故。小妖道。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。嚷著要他師父哩。那老妖聽說心驚道。纔拏了這厮。還不曾問他個姓名來。歷小的們。且把衣服與他穿了。帶過來審他。一審衆妖。一擁上前。把唐僧推至座前。誑得唐僧戰戰兢兢。跪在下面。只叫大王饒命。三妖異口同聲道。你是那方來的和尙。怎麼見佛像不躲。卻衝撞我的雲路。唐僧磕頭道。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。前往大雷音寺拜佛取經的。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。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。正在金燈橋上。見大王顯現佛像。貧僧乃肉眼凡胎。見佛就拜。故此沖撞大王雲路。那妖道。你那東土到此路程甚遠。一行幾衆。都叫甚名字。快實實供來。饒你性命。唐僧道。貧僧俗姓陳。法名玄奘。又號唐三藏。我有三個徒弟。第一個孫悟空。孫行者。乃齊天大聖。歸正羣妖。聞得此名著了一驚道。這個齊天大聖。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唐僧道。正是。第二個豬悟能。八戒。乃天蓬元帥轉世。第三個沙悟淨。和尚。乃捲簾大將臨凡。三個妖王聽說。個個心驚道。早是不曾喫他的們。且把他將鐵鏈鎖在後面。待拏他三個徒弟來湊喫。遂點了一羣牛精。各持兵器出門。拿了號頭。搖旗擂鼓。三妖披掛整齊。都到門外。喝道。是誰人。敢在我這裏吆喝。行者睜眼觀看。那三個妖精。一個使鉞斧。一個使大刀。一個肩擔挖撻籐。又見那七長八短的小妖。都是牛頭鬼怪。各執槍棒。有三面大



旗明寫著辟寒辟暑辟塵大王。行者看了，上前高叫道：「潑賊怪，認得老孫麼？」那妖喝道：「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，真個是聞名不會見面，見面羞殺天神。你原來是這等個小猴兒，敢說大話。」行者大怒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偷油的油嘴賊怪，不要亂談，快還我師父來。」趕近前輪棒就打。那三妖舉三般兵器，急架相迎。鬪經百五十合，天色將晚，勝負未分。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挖撻籐閃一閃，跳過陣前，將旗搖了一搖。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，把行者圍在垓心，各輪兵器亂打將來。行者見事不諧，唵喇的縱雲而走。那妖更不趕，徑自收兵轉洞。行者回至慈雲寺內，見了八戒沙僧，備言前事。八戒道：「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說是牛頭鬼怪，故知之耳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若論老孫看那怪，是三隻犀牛牛成精的。」八戒道：「若是犀牛，拏住他，鋸下角來，倒值好幾兩銀子哩。」正說處，衆僧擺上晚齋，喫了。行者道：「且收拾睡覺，待明日我等齊去拏住妖王，庶可救師父也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常言道：『停留長智，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，把師父害了，卻如之何？』不若如今就去，嚷得他措手不及，方纔好救師父。」少遲恐有失也。八戒聞言，抖擻神威道：「沙兄弟說得是，我們都趁此月光，去降魔耶。」行者卽分付寺僧看守行李馬匹，待我等把妖精捉來，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，免卻燈油。以蘇槩縣小民之困，卻不是好衆僧領諾稱謝。他三個遂縱雲出城而去，畢竟不知此去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：「此下二篇金平府緊與上三篇玉華相對。玉華是內五行法象，金平是外五行法象。此特明外丹之火候，不可錯失也。故以觀燈爲喻。紫陽真人曰：『鉛遇癸生須急採，金逢望遠不堪嘗。』又曰：『前弦之後後弦前，藥味平平氣象全。鉛遇癸生者時將子也，金逢望遠者月將虧也。弦前屬陽，弦後屬陰。』

陰中陽平。得水中之金八兩。其味平平。其氣象全。自初三至十五。三陽備。法象乾。此時陰魄之水消盡。陽魄之金盈輪。是以團圓。純陽而無陰。故云。月望言急。宜乘時下功。不可晷刻怠誤。失卻天機也。正月十五上元。金燈橋三盞金燈。正水中之金平滿之候。宜看得明白。急早下手。不上三更。就有風來。是陰氣已盛。火候已過。而不堪嘗之時矣。四個人趕著三隻羊。從西坡下而來。口中齊吆喝開泰。明說出三陽開泰之義。西爲白虎之方。而陽生其中。時至而來。急須採取。只因師父寬了禪性。在慈雲寺歇馬。貪歡。所以泰極否至。樂極悲生。明言過此一候。則陽漸交陰。而差過火候也。四人爲年月日時。正火候之眼目。非火眼金睛。誰人認得。旻天縣者可泣可號之義。香油撲鼻。價值矜貴。只點三夜之語。正言三日。月出寅。乃至貴至難得之時。如民膏之難積。民髓之易竭。非可以尋常花費也。儻不識其中難得易失之消息。而認假佛爲真性。大可悲憫。你看不識西方之樂。說這裏向善的人。看經念佛。都指望修到中華托生。又云。西去靈山。我們未走。此以地方之位置爲西東。而不識西東不屬於地方之位置。正錯認路頭。誤了去向也。如唐僧不察其假。見佛就拜。乃自己錯誤。與人無尤。一如其供狀而已。開首離了玉華城一句。便見與金平爲接壤。看幾個閒遊浪子。進慈雲寺。略歇歇馬。稱院主閒養自在。留唐僧寬住。耍耍。俱是描寫偷閒失明之態。故失驚道。把光陰都錯過了。篇中以元夜觀燈。寓看火候之旨。極爲顯切。至辟寒辟暑辟塵。假佛偷油等名目。寫出一段放蕩避閒。偷遊過日的匪類。認假爲真。虛度駒隙情狀。行者大怒道。你這個偷油的油嘴賊怪。乃實錄也。油者遊也。如羊者陽也。本書隱語類然。然偷油二字。正發明不識火候。採取過時之義。油屬水爲陰。三犀係陰土。俱水中之物。亦爲陰。望月而過時。採竊。

乃以陰盜陰。豈能成真。故爲假佛。蓋深明火候之要妙。而乘時採取。則爲盜道。不明火候之至理。而違時誤用。則爲偷油。同一盜機。而真假懸殊。有如此。沙僧曰。少遲恐有失。八戒曰。趁此月光去降魔。均是此義。讀者著眼下文。緊接青龍山。深有妙旨。

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

卻說大聖三人。駕雲向東北良地上。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。按落雲頭。八戒就欲築門。行者道。且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。再好與他爭持。卽捏訣念咒。變做個火焰蟲兒。飛入洞中。見幾隻牛橫欹直倒。一個個呼吼如雷。盡皆睡熟。又至中廳裏面。全無消息。四下門戶通關。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。轉過廳房。向後又照。只聞得啼泣之聲。乃是唐僧鎖在後房簷柱上哭哩。行者展開翅。飛近師前。唐僧揩淚道。呀。西方景象不同。此時正月。蟄蟲始振。爲何就有螢飛。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。我來了。唐僧喜道。悟空。原來是你。行者卽現了本相道。師父啊。爲你不識真假。誤了多少路程。費了多少心力。我日間與此怪鬪至天晚方回。如今同兩個師弟來此。我恐夜深不便交戰。又不知師父下落。所以變化進來打聽。方纔見妖精都睡著。我帶你出去罷。卽使個解鎖法。用手一抹。那鎖早自開了。領著師父往前正走。忽聽得妖王在正中廳房裏叫道。小的們。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。梆鈴都不響了。原來那夥小妖助戰了一日。都辛苦睡著。聽見叫喚。卻纔醒了。梆鈴響處。有幾個從後而走。可的撞著他師徒兩個。衆妖一齊喊道。好和尚啊。扭開鎖。往那裏去。行者不容分說。掣棒就打。打死兩個。其餘的跑到中廳打著門。叫大王不好了。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。那三怪聽見一轂轆爬起來。只叫拏住拏住。謊得個唐僧手軟腳軟。行者不顧師父。一路棒滾向前來。衆妖遮架不住。被他打開幾層門。出來叫應。八戒沙僧將洞中之事說了一遍。再作計議。那妖王把唐僧捉住。依然使鐵索鎖了。執刀輪斧。燈火齊明。問道。你這廝怎樣開鎖。那猴子如何得進。

快早供來。饒你之命。不然。就一刀兩段。慌得那唐僧戰兢兢的跪道。大王爺爺。我徒弟孫悟空。他會七十二般變化。纔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。不期大王知覺。被長官等看見。是我徒弟不知好歹。打傷兩個。衆皆喊叫。他遂顧不得我。走出去了。三妖呵呵大笑道。早是驚覺。未曾走了。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。亦不諛諱。沙僧道。閉門不諛諱。莫是暗害我師父。我們快早打門。那馱子舉鈿儘力一築。把那石門築得粉碎。厲聲喊罵道。偷油的賊怪。快送吾師出來也。三妖聞知。十分惱怒。卽披掛結束。各持兵器。帥小妖出門迎敵。此時約有三更時候。半天中月明如晝。走出來更不打話。便就輪兵。這裏行者抵住鉞斧。八戒敵住大刀。沙僧迎住籐棍。賭鬪多時。不見輸贏。那辟寒大王。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。衆精各執兵刃齊來。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。被幾個水牛精拖入洞裏捆了。沙僧見沒了八戒。卽掣寶杖。望辟塵大王虛丟個架子要走。又被羣精一擁而來。拉一個躡踵。也被捉去捆了。行者見道難爲。縱筋斗雲而起。復至慈雲寺。寺僧接著。問唐老爺救得否。行者道。難救難救。那妖精神通廣大。倒把我兩個師弟捉去了。汝等可看好馬匹行李。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。衆僧道。爺爺又能上天。行者笑道。天宮原是我的舊家。時常走走兒。只當頑耍。衆僧又磕頭禮拜。行者出得門。打個唿哨。早至西天門外。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。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。他見行者來。忙施禮道。大聖那裏去。行者將玄英洞之事說了一遍。老孫不能收伏此怪。特來啓奏玉帝。查他來歷。請命將降之。金星呵呵大笑道。大聖既與妖怪相持。豈看不出他的出處。行者道。認便認得。是一夥牛精。只是他大有神通。急不能降也。金星道。那是三個犀牛之精。他因有天文之象。累年修悟成真。亦能飛雲步霧。行於江海之中。能開水道。若要拏他。只是四木禽星。見而就伏。行者連

忙唱喏問道是那四木禽星。煩長庚老明。示明金星笑道。此星在斗牛宮外羅佈乾坤。你去奏聞玉帝。便見分明。行者拱手稱謝。徑入天門。到通明殿下。見了四大天師。卽領行者至靈霄寶殿。啓奏備言其事。玉帝傳旨。教點那路天兵相助。行者奏道。老孫纔到西天門。遇長庚星說。那怪是犀牛成精。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。玉帝卽差許天師同行者去斗牛宮。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。傍邊卽閃過角木蛟。斗木獬。奎木狼。井木犴。應聲呼道。孫大聖。點我等何處降怪。行者笑道。原來是你們。這長庚老兒。卻隱瞞著我。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。老孫徑來相請。又何必煩勞旨意。遂備言前事。四木道。大聖說那裏話。我等不奉旨意。誰敢擅離。如今可快早去來。行者卽同四星官。縱雲徑到了青龍山玄英洞。四木道。大聖。你先去索戰。引他出來。我們隨後動手。行者卽打門大罵道。偷油的賊怪。還我師來。那三妖不知死活。各持兵器。趕出洞來。行者發狠舉棒。就打三妖。調小妖跑個圈子陣。把行者圈在垓心。那四木禽星。一個個各輪兵刃道。孽畜休動手。那三個妖王。看見四星。自然害怕。俱道不好了。他尋得幫手兒來了。小的們各顧性命。走那。只聽得呼呼吼吼。衆妖都現了本相。原來是些山牛精。水牛精。黃牛精。滿山亂跑。那三妖也丟了兵器。現了本相。放下手來。還是四隻蹄子。就如鐵礮一般。徑往東北上跑。這大聖帥井木犴。角木蛟。緊追急趕。略不放鬆。惟有斗木獬。奎木狼。在東山凹裏澗谷之中。把些牛精打死活捉。盡皆收淨。卻向玄英洞裏解了唐僧八戒沙僧。沙僧認得是二星。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。二星道。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們也。唐僧道。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。二星道。那老怪是三隻犀牛。他見我等。各各顧命。向東北良方逃遁。孫大聖帥井木犴。二星追趕去了。我二人掃蕩羣妖。到此特來解放聖僧。唐僧再三拜謝。奎木狼道。

天蓬元帥。你與捲簾大將。保護你師回寺安歇。待吾等還去。良方協擒。八戒道。正是。正是。你二人還協同一捉。二星官即時追襲。八戒與沙僧卽收拾他洞內細軟之物。有珊瑚。瑪瑙。珍珠。琥珀。瑣寶。貝。美玉。良金。搜出一石。搬在外面。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。他又進去。放起火來。把玄英洞燒成灰燼。卻纔領唐僧找路回慈雲寺去。卻說斗奎二星官。駕雲直向東北。良方趕怪。在那半空中尋看不見。只到西洋大海。遠遠見孫大聖在海上吶喝。他兩個按落雲頭道。大聖妖怪那裏去了。行者恨道。你兩個怎麼不來。斗木獬道。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追趕妖魔。料必擒拏。我二人卻就掃蕩羣精。入洞救出你師父師弟。先回城去了。多時不見大聖回轉。故又追尋到此也。行者聞言。方纔喜謝道。如此卻是多累。但那三個妖魔。被我趕到此間。他就鑽下海去。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拏。教老孫在岸邊抵擋。你兩個既來。且在岸邊把截。等老孫也再去。大聖卽輪棒捻訣。辟開水徑。直入波濤深處。只見那三妖在水底下。與井木犴。角木蛟。捨死忘生。苦鬪哩。他跳近前喊道。老孫來也。那妖正在危難之處。忽聽得行者叫喊。顧殘生撥轉頭。往海心裏飛跑。原來這怪頭上角。極能分水。只聞得花花。沖開水路。這後邊二星官。并孫大聖併力追之。那西海中有一個探海的夜叉。遠見犀牛。分開水勢。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。卽忙赴水晶宮。報知老龍王。敖順聽言。卽喚太子摩昂。快點水兵。想是犀牛精。辟寒。辟暑。辟塵兒三個。惹了孫大聖。今既至海。快快拔刀相助。摩昂得令。卽忙點蝦兵蟹卒等。各執槍刀。一齊吶喊。攔住犀牛精。犀牛精不能前進。急退後。又有井角二星。并大聖攔阻。慌得他失了羣。各各逃生。四散奔走。早把個辟塵兒圍住。大聖見了。叫道。消停消停。捉活的不。要死的。摩昂聽令。一擁上前。將辟塵兒扳翻在地。用鐵鉤子穿了鼻。攢蹄捆倒。老龍王又傳號令。教分兵。

趕那兩個協助擒拏。摩昂帥衆飛追。只見井木犴現原身。按住辟寒兒。啣著喫哩。摩昂高叫道。井宿井宿。莫咬死他。孫大聖要活的。不要死的哩。連喊幾喊。已是被他把頭項咬斷了。摩昂分付兵卒。將個死犀牛。擡轉水晶宮。卻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。只見角木蛟把那辟暑兒倒趕回來。正撞著井宿摩昂。帥兵圍住。那怪只叫饒命饒命。井木犴走近前。一把揪住耳朵道。不殺你。不殺你。拏與孫大聖發落去來。卽俱至水晶宮外報道。都捉來也。行者見一個斷了頭。血淋淋的倒在地下。近前看了道。這頭不是兵刃傷的啊。摩昂笑道。不是我喊得緊。連身子都著井星官喫了。行者道。既是如此也罷。取鋸子鋸下他的這兩隻角。剝了皮帶去。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。又把辟塵辟暑兒都穿了鼻。教井木犴牽著。帶他上金平府。見那刺史官。明究其由。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。然後的決。衆等辭龍王父子。都出西海。牽著犀牛。會著奎斗二星。駕雲霧徑轉金平府。行者足踏祥雲。半空中叫道。金平府刺史。各佐貳郎官。并府城內外軍民人等。聽著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。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。假充諸佛降祥者。卽此犀牛之怪。我等過此。因元夜觀燈。見這怪將燈油并我師父攝去。是我請天神收伏。今已掃清山洞。勦盡妖魔。不復爲害。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。勞民傷財也。那慈雲寺裏八戒沙僧。方保唐僧進得山門。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。卽便撇了師父。縱雲起到空中。問行者降妖之事。行者道。那一隻被井星咬死。已鋸角剝皮帶來。兩隻活拏在此。八戒道。這兩個索性押下此地。與官員人等看看。也認得我們是神僧。左右煩四位星官收雲下地。同到府堂。將這怪的決。以見情真罪當。再有何辭。四星道。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。卻好呀。八戒道。因做了這幾年和尚。也略學得些兒。衆神果推落犀牛。一簇彩雲。降至府堂之上。說得這



府縣官員城裏城外人等。都家家焚香。戶戶禮拜。少時間。慈雲寺僧。把長老用轎擡進府門。會著行者。備敘前事。長老讚揚稱謝不已。又見那府縣各官。都在那裏高燒寶燭。滿斗焚香。朝上禮拜。少頃間。八戒發起性來。掣出戒刀。將辟塵辟暑頭兒砍下。又隨即取鋸子。鋸下四隻角來。大聖更有主張。就教四位星官。將此四隻犀角。擎上界去。進貢玉帝。回繳聖旨。把自己帶來的二隻。留一隻在府堂鎮庫。以作日後免徵燈油之證。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。四星大喜。即時別了大聖。駕彩雲向空而去。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。大排素宴。徧請鄉官陪奉。一壁廂出給告示。曉諭軍民人等。下年不許點設金燈。永蠲大戶買油之役。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。製造鎧甲。把肉普給官員人等。又一壁廂動支罰鍰。無礙錢糧。買民間空地。起建四星降妖之廟。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。各各豎碑刻文。用傳千古。以爲報謝。師徒們索性寬懷。領受那二百四十家燈油。大戶家家酬請。略無虛刻。八戒遂心滿意。受用。把洞裏搜來的寶貝。每樣攜些在袖裏。爲各家齋筵之賞。住經個月。猶不得起身。長老分付悟空。將餘剩的寶物。盡送慈雲寺僧。以爲酬禮。瞞著那些大戶人家。天不明走罷。恐只管貪樂。誤了取經。恐佛祖見怪。又生災厄。深爲不便。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。次日五更早起。喚八戒備馬。那馱子喫了自在酒飯。睡得夢夢的道。這早備馬怎的。行者喝道。師父叫走路哩。馱子抹抹臉道。可是沒正經。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。纔喫了有三十幾頓飽齋。怎麼又弄老豬忍餓。長老罵道。饑糠的夯貨。莫亂說。快早起來。再若強嘴。叫悟空拏棒打呀。那馱子聽見說打慌了道。師父這番變了。當時疼我護我。今日怎麼轉教打我。行者道。師父怪你爲嘴。誤了路程。快些收拾走路。免打那馱子。只得起來。沙僧也隨跳起。長老搖手道。寂寂悄悄的。不要驚動寺僧。連忙上馬。開了